

革命与爱情

——《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黄丽萍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关键词】《沉沦》;《少年维特的烦恼》;革命;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7.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33-03

1921年,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作为创造社的头三部书由上海泰东书局统一出版。作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经典作品《沉沦》与西方十八世纪经典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

一、革命与爱情

“革命与爱情”本是三十年代的一种小说创作题材和小说类型,以蒋光慈及太阳社的洪灵菲、孟超等为代表作家。“革命与爱情”的概念本身复杂多义,随着这一概念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更多作家的相关创作被纳入“革命加恋爱”文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像茅盾、丁玲、白薇、张资平甚至巴金、叶灵凤、新感觉派等。熊权指出,没有一个确定的、本质化的“革命加恋爱”概念,它是经由不同历史时段逐步被“建构”出来的,处在不断地变化移动之中。^{[1]P22}刘剑梅女士用“革命”和“爱情”这两个非常有力的话语来描述中国现代特征,就像普实克用“抒情”与“史诗”来描述中国文学一样。她指出,“爱情至少包含个人的身体经验与性别认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一种自我实现;革命指称的是进步、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轨迹。”^{[2]P3}刘女士把它们看做两个相互融合、冲撞甚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叙事中相互影响的范畴,很多学者将它们当作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的象征性修辞,其实也可以作为《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两部作品的象征性词汇。

郁达夫的《沉沦》以自叙传的方式,写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日本留学生在精神歧视下苦闷与变态的真实心理。主人公虽然喊着“我所要求的就是爱

情”,“使她的肉体 and 心灵,全归我有”,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自己心仪的“绿蒂”,也缺乏追求爱情的行动力量。他不断地放大自己的忧郁和伤感,沉溺于自慰和窥视癖中不能自拔,最后自己杀死了自己。作品中赤裸裸的性心理和变态行为的描写,在今天看来并不稀奇,但在五四时期却构成了对封建伦理的巨大挑战,成为五四时期轰动一时的作品。“毫不奇怪,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在五四期间变成了对性革命、妇女革命和个人解放的表现”^{[3]P23},在五四叙事中,《沉沦》的身体叙事作为反封建伦理的力作,在性革命和个人解放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主人公对爱情或者性的追求以革命的名义而存在。主人公最后喊道:“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你快强起来吧!”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的衔接,正好印证了刘禾的观点:“五四式的个人观总是与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观念密不可分。”^{[3]P121}主人公因为性的苦闷知道了国家落后,个人欲望与民族危亡的转换交接使性解放上升为民族解放,从个人的自我实现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革命”意味跃然纸上。

“当1774年《维特》横空出世之际,正是狂飙突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4]P29}《少年维特的烦恼》虽然以狂飙突进运动为背景,但里面并没有多少狂飙突进的“革命”味道。它以日记的形式普写了少年维特的爱情悲剧之歌。“世人之论少年维特,往往一言以蔽之,曰少年爱情。”^{[4]P31}“世人之论”虽然不尽全面,但至少可以看出,维特撕心裂肺的爱情经历的确饱含着强烈的情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乃至世界青年。维特在少年时代对绿蒂一见钟情,明知她已有婚约仍然一往情深。“真者,真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5]P268}他离开过,放弃过,痛苦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黄丽萍(1988-),女,江西赣州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过,也幸福过。这种单方面付出而不可能有任何回应的爱情使他无上幸福,也使他伤心欲绝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维特的行动体现了文艺复兴之后德国青年对自由爱的渴望,也不乏对等级制度和世俗眼光的冲击。但较之《沉沦》中的“他”,维特的个人话语显然是独立于民族话语之外的,维特追求的更多是纯粹爱情的自我实现。因此,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痛苦而又甜蜜的“爱情”。

二、抒情与史诗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源远流长,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而绮靡”再到“至情说”都体现中国文人的重情传统。“在旧式的中国文人的作品中,抒情性占有绝对的地位。”^{[7]P10}普实克作为中国文学“抒情性”这一命题的倡导者之一,他和陈世襄一样注重中国传统文学中所蕴含的的道德影响,诗文品格和抒情精神。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维持了对传统的链接和继承,同时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普实克归纳出了新文学的双重品格——“抒情”与“史诗”。如果说“抒情”一词显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赞赏,“史诗”一语也显示着他对方西方思维的看重。“普实克视抒情与史诗的交汇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并将这种主观与客观、抒情与史诗的辩证结合看做中国文学的重要标志”^{[6]P6},普实克既指出了新文学的古典传统,又挖掘出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文学内在的一致性,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文学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创作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其成员的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同样是创作社的成员,“郁达夫的极端主观主义和矛盾的绝对客观主义”^{[7]P155}却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而郁达夫多写书信体、日记体小说,而矛盾多写长篇小说。郁达夫的写作主题大多是“他本人的经历和感情”^{[7]P155},表现的是他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情感。爱情夭折之后,《沉沦》的主人公只能沉溺于肉体的狂欢——自慰与偷窥。封建伦理的圣训和医学上的知识阻止他“犯罪”,但他经不住“伊扶”赤裸裸的诱惑,“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偷窥时,他虽然在心里痛骂自己“下流”,“一双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语也不愿遗漏,用了全部精神在哪里听着”。他不自觉地走进了有妓女的酒家,却又在心里叩问自己怎么会走到那种地方去?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下等人?如此细腻而又赤裸裸的变态心理描写连普实克也不得不赞赏道:“很少人能像他那样,把那

些没有什么爱情,只有情欲和色情的梦幻描绘的那么细致。”^{[7]P156}细腻的心理描写、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和强烈主观倾向正是普实克所指出的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质。抒情传统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沉沦》明显得体现了郁达夫对抒情传统的坚持。

《少年维特的烦恼》则不同,作品虽是日记体的形式,而且很多是实有其事,但与《沉沦》相比,主观倾向弱得多,表现了颇为深广的社会内容。与郁达夫完全写自身的经历不同,《少年维特的烦恼》由歌德自身在韦茨拉尔的一段生活经历和一名青年耶路撒冷的自杀事件糅合而成,所以它不单单描写维特的主观感情,也客观地评述和描写风云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社会和人生。歌德说:“其中大量出自自我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8]P2}可见其所言之多,所涉之广。《沉沦》展示主人公的忧郁症候及病因,他的性心理和和性变态行为,整篇小说是灵与肉的纠缠和主人公求爱而不得的苦闷心境。《少年维特的烦恼》以维特对绿蒂的爱情为线索,同时叙及上层社会的等级歧视、不可变更的世俗对爱情的扼杀,清新宜人的大自然风景,富含思想和哲理,名言警句颇多。整部小说堪称感性和理性交织,主观与客观共存的结晶。“一部作品认识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部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丰富、广阔和深刻的程度”^{[9]P283},在作品表现的内容和空间上,《少年维特的烦恼》确实比《沉沦》广阔得多。要而言之,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

三、现代与传统

自从1840年西方列强轰开封建帝国的大门,中国人和中国文学便卷入了那段特殊而痛苦的经历。晚清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尚能花前月下,不问红尘。在晚清基础上诞生的五四文学却是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新青年在救亡图存的大浪潮中将“民族观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嵌进了民族意识”^{[3]P119},梁启超甚至论述过国家对个人的绝对优先权。虽然个人与国家在概念上对立,但“小我或者个人的改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没有与民族-国家对立;相反地,它们紧密地纠缠在一起”^{[2]P22}。

《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饱受性压抑折磨的青年。自幼丧父的身世,长期的书斋生活,加上本身性情的早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他因国家贫瘠而过度自卑,总是幻想到他的

日本同学对他的排挤,日本女郎对他的歧视。他因性的苦闷而意识到民族的危亡,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归咎于国家的贫弱,认为国家富强才能使自己摆脱性的苦闷,所以喊道:“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你快强起来吧!”在这里,个人危机与民族危机,性别特性与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主人公的性无能很容易被读解成是中国孱弱的隐喻”^{[2]P23},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个人主义话语在五四期间从未脱离过民族建构,它一直都与民族话语纠缠在一起”^{[2]P23}。李蓉根据舍勒的理论推断出,《沉沦》中“我”对祖国的爱并不是一种本源性的真爱^{[10]P39},而是由于在异性身上求之不得而产生的怨恨之爱,“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情人吧”。很多反思历史的学者指出了五四时代个人观的虚伪性,这种怨恨之爱同样也是虚伪的。主人公与兄长反目之后虽然拮据,但他的自杀并非源于物质上的匮乏,而是源于精神上的崩溃。因国家贫弱,个人可能连温饱都不能保障,更不必奢谈爱情的需求,“痛苦的爱情,是精神苦闷最重要的标

志之一,常常产生于自我和社会的冲突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五四文学最流行的表现模式。”^{[2]P25}个人观与民族观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这是这种互斥与互渗表达了一段历史体验的中国现代性”^{[3]P119}。

五四运动是现代的象征,浪漫的个人主义和革命的集体主义这两种矛盾的话语可以基本概括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沉沦》里面浪漫的个人主义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比较之下,《少年维特的烦恼》就相对传统的多,歌德作为魏玛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他表现的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爱情。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更加重视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个人主义始终是西方传统中的主流话语。歌德体现的正是关注个体的西方传统精神,他曾表示过“维特”与时代无关:“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进行创作的、导致产生《维特》那种心情,无宁说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情况……它只涉及每个个别的人。”^{[11]P18-19}也许正因为维特与时代无关,所以他属于所有时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熊权.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5.
- [2] 刘剑梅.革命加恋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M].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4] 叶隽.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因素[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 [5] 王夫之著.王孝雨点校.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6] 朱敏雅.抒情与史诗的辩证——论普实克的中国文学研究[D].苏州大学,2012.
- [7]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 [8]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M].侯浚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9] 童庆炳等.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
- [10] 李蓉.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 [11]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Revolution And Love: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nk into Depravity" And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HUANG Li-pi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The short story "Sink into Depravity" by Yu Dafu and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by Goethe are similar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ragedy of the young people and the motif of youth lost. But the two works show their unique features.From the subject, "Sink into Depravity" more stresses the sex "revolution", and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more stresses "love".In the content, the Sink into Depravity developed the "lyric" tradition, and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show "epic" composition;From the era, "Sink into Depravity" is more modern, and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is more traditional.

Key words: "Sink into Depravity";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Revolution; Love (责任编辑:张俊之)